

從神州到世界

張炯 著

CONG SHENZHOU DAO SHIJI



 海天出版社

本色文丛 · 于晓明 主编

从神州到世界

张炯 / 著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神州到世界 / 张炯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4.11

(本色文丛)

ISBN 978-7-5507-1042-9

I. ①从… II. ①张…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1610号

从神州到世界

CONG SHENZHOU DAO SHIJIE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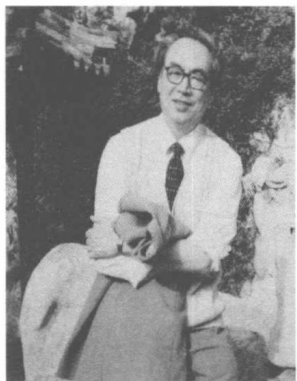
海天出版社

出品人 陈新亮
策划编辑 于志斌
责任编辑 陈 嫣 曾韬荔
责任技编 蔡梅琴
装帧设计 王 璇
书名题签 嵇贾孜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 (批发) 83460397 (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83461000)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25千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
定 价 35.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张炯，1933年11月出生，194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闽浙赣区党委福州城市工作部，1949年4月，任闽浙赣人民游击队二纵三支队政委，后入第十兵团机关及部队工作。1955年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77年1月任《红旗》杂志文化组负责人；1979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室副主任、主任，先后兼《作品与争鸣》月刊主编、《评论选刊》杂志社社长；1991年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后任该所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和《文学评论》主编，1995年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理论批评委员会主任，2006年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此外，还担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等多个学术团体的会长、名誉会长。著有评论集和专著《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新时期文学评论》《文学的攀登与选择》《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社会发展与中国文学》《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等20种。主编有《新中国文学史》（两卷）《中华文学发展史》（三卷）《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并出版《张炯文存》十卷。曾获中国社科院最佳著作奖、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鲁迅文学奖各一次，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授予的20世纪成就奖。

小 序

张 炯

于晓明君主编一套日记出版。来信约我也编一本。

我已年届八十，一生坎坷，可谓风云跌宕，波诡云谲：少年时代参加革命，搞过学生运动和农村人民武装斗争，后入主力兵团六年，参与解放福州和沿海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却因地下党被审查六年；后考进北京大学，经历了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和石景山钢铁厂、密云农村劳动过，毕业前参加过北大同学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毕业后还参加过国家文科教材《文学概论》的编写；1964年至1966年到农村工作，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和人民公社党委委员、工作组组长和“四清”工作队副队长；文化大革命中编过群众组织的小报，又于孤村茅屋和废弃军营受隔离审查五年之久，失去了自由，也无法与人交往；粉碎“四人帮”后被调到《红旗》杂志任编辑和文化组负责人；1979年回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才有时间从事学术研究，1991年主持文学所工作，后兼少数民族文学所所长，并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06年离休后被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平生经历不可谓不丰富，工农兵学商等各界人士和社会名流多有交往。如果都有日记，则应不乏广泛的史料价值和若干传奇色彩。可惜，我少年时代未记过日记，后从事革命地下工作并参加人民解放军也没有条件记。

2 从神州到世界

1955年考上北京大学后曾记了一年多，反右扩大化即止。此后几十年，便失去记日记的习惯。

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因出国访问或到国内各地参加学术活动，间或比较详细地记几天所见所闻。及至完全退出第一线，有类闲云野鹤，闲暇时间能够自己支配，或参加某些学术会议，或应邀到高校讲学，或参与作家采风，或被组织去做文化考察，或自费去国内外旅游，见闻较过去为多，这才又做简略的日记。所以，于晓明君约我选十二万字左右的日记，我就选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访活动和旅行时所记的历程，类乎游记；还选了近四年日记中2011年的，也多有涉足各地的见闻。总题为《从神州到世界》，姑以飨读者，也许会有引起阅读的价值与兴味。平生大喜、大悲、大痛均不在此日记中，当有待将来的追忆了。

2013年2月22日于燕郊

目录

Contents

德意志之旅 / 1
访日日记 / 51
泰国之会 / 60
澳门一瞥 / 66
初访香港 / 69
菲律宾印象 / 75
越南南北 / 80
一访美国 / 86
瑞典闻见 / 101
初见台湾 / 106
苏北采风 / 113
爱尔兰纪实 / 118
皖 赣 行 / 130
宁夏去来 / 134
云南调研记 / 137
再访美国 / 143
北疆考察记 / 149
2011 年日记 / 155

德意志之旅

1991年五月末，我与文学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家张韧受德国学术联合会的邀请，到德国访问半个月。以下是我的访德日记。

1991年5月31日

中国民航的波音747巨型客机自北京机场起飞，一直向西向西，不停顿地直飞法兰克福。

起飞时是上午九点钟，已经日上三竿。我们将要做十三小时的飞行，到晚上十时才能到达法兰克福。十排座的宽敞的机舱里正在小银幕上放映电影。我却准备打个盹，可到底也没有睡着。我是头一次访问德国，而且是在东西德刚刚统一不久，这会遇到什么情况呢，谁也说不准。我们代表团只有两个人：我和张韧，算是个文学评论家代表团。我们都不懂德文，又没有带翻译，此去人生地不熟，虽听说德国学术联合会将会为我们派翻译，但那是何许人，事先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所以即使眯上眼睛，心里总是忐忑不安。

飞机在万米以上的高空航行，一直朝着太阳飞去。这等于我们捧着太阳飞，因而太阳竟老是悬挂在高空，成了永不降落的太阳。时间从上午到下午，地点从亚洲到欧洲，在我们的感觉中，一切似乎都停滞了，不动了。这感觉是很奇妙的。我不禁想起毛主席的诗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而我们

则是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昼见”一千河了。

在飞机上用了两餐：午餐和晚餐。我的最大好处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胃口都很好。所以我自然是吃得饱饱的。一看手表已经晚上九点半，飞机也明显地在下降。但从窗口向外看，太阳仍然老高老高，不过机翼下已可以看到欧洲的土地：郁郁苍苍的丘峦、金黄的田野、闪光的河流和蜿蜒的道路。

飞行高度继续在降低。不一会儿，法兰克福机场已经出现在眼底。飞机相当平稳地盘旋下降，终于冲向大地，冲向机场的跑道。

法兰克福是欧洲最大的航空港，航线四通八达，平均两三分钟就要起落一架航机。机场上停着许多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巨型客机。而宏伟的机场大楼就像一只伸开巨翼的蓝色大鸟，守护着那许多小鸟般的飞机。

飞机停稳后，我们就随着旅客们一起下机，沿着移动式的封闭甬道，进入了机场大楼。大楼里的墙壁、天花板和铺地砖一律呈米黄色。我们随人流走了很长的路，才来到领行李的大厅，领了行李，办了入关手续，提着行李向出口处走去。我正发愁如果没人接怎么办，谢天谢地，出口处正中有人已高举着写有我们两人汉文名字的牌子。再细看，举牌子的是一位穿着黑色连衣裙的栗色头发的姑娘。我们相见都很高兴。姑娘自我介绍说，她就是学术联合会派来的翻译，并且负责全程陪同我们访问。她还说，她曾经到北京大学学过三年考古专业，现在她是法兰克福大学的历史学博士生，自己取的汉文名字叫韦莎婷。她说她的汉语讲得不太流利，希望我们原谅。

韦莎婷找来行李车，帮我们装好行李，要我们跟她走。她说，按照日程表，今天我们将要乘火车去德国南部一个城市——弗赖堡，那是个古老的大学城。于是她领着我们穿过曲曲折折的

机场大楼的过道，一会儿上电梯，一会儿下电梯，在我们晕头转向间奇迹般到达大楼底下的火车站。韦莎婷早已买好车票，所以我们很快便上了车，把行李也安顿好了。我不能不佩服韦莎婷的工作效率，看来她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工作者，这个女历史考古学家！

这列火车是从飞机场通法兰克福市区的。车厢宽敞，旅客不多，可谓窗明椅净。我们刚坐好，车就开行了。车窗外可以看到树林、草地、小河，沿着河岸有成片成片的五六层高的楼房。不一会儿，就能看到法兰克福市中心的几栋高入云霄的大厦。

“这条小河就是美因河。”韦莎婷向我们介绍说：“那远处的高楼大厦都是银行，那一条街晚上很可怕！因为晚上人们都下班了，整条街都见不到人影，寂静得就像鬼街一样！”

不知怎么的，我感到她在情感上似乎很厌恶那银行街。

“请问，您是法兰克福人吗？”我问她。

“不，我父亲是汉堡人。现在我住在美因茨，每天坐火车来法兰克福上学。”她回答得似乎很坦率。

这个姑娘也许有二十七八岁，长得不算漂亮，但给人以诚恳、朴素的感觉。看得出，她办什么事总很有主见，对我们也很热情。我正想跟她多打听关于法兰克福的情况，车却减慢速度，缓缓驶进有着高大天棚的车站，法兰克福到了。

“在这里我们要换火车，离那列去弗赖堡的火车开行只有十分钟时间，所以下车后，我们得赶快往另一个站台走。”韦莎婷向我们发布行动的“命令”。

站台很大，我们从第五站台拖着行李箱转移到第十站台，还要在十分钟内完成，真是紧张得可以！等我们完成转移计划，登上另一列客车，差不多每个人都累得满头冒汗，而且列车都开了，我们还没有看清法兰克福是什么样子。

列车驶离法兰克福，沿着蓝色的美因河河岸向南开去。太阳仍然照得老高，回首法兰克福市区的几栋高楼大厦却隐现于淡紫色的烟雾之中。

这是一列豪华的头等客车。车厢里乘客很少，许多座位都空着。每个座位都是铺着紫红色天鹅绒的沙发。车窗也很大，列车快速前进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边路旁的草地、树林和村庄、城市的建筑。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是，沿途森林很多；田野和村庄很少见到人影，异常的宁静，也异常的干净；只有大城市才见到繁忙的车辆和人流。房舍一般也就四五层，很整齐，也很淡雅。

“从法兰克福到弗赖堡约三个小时，要经过墨海姆、海德堡、卡尔斯鲁厄等城市。因为弗赖堡是在德国的南部，紧贴着法国和瑞士的边界。”韦莎婷向我们介绍道。

我打开地图，找到所经铁路线的位置。原来我们正穿越南德高原，然后将沿着莱茵河谷一直向南。铁路线经过的地方属于巴登符腾堡州，这是德国的一个大州。而弗赖堡所在的巴登州则是德国的一个小州。从手表看，现在已是北京时间晚上十一时，将进入深夜，人们多半都已进入梦乡了。而这里的太阳仍然没有下山的意思，把大地的一切都照得明晃晃的。

列车的中部有咖啡厅。车行途中韦莎婷招呼我们到咖啡厅去喝点饮料，我们就欣然去了。这样就得穿过几个车厢，才发现普通车厢里乘客比较多。而在咖啡厅里，置身于许多金发碧眼的西方人中间，我和张韧两个东方人就显得太突出了。也许由于我们是真正的“老外”，几乎满车厢人都把目光投向我们，使得我们喝着咖啡，也有些不自在起来。幸亏后来又来了三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东方人：两个女人，一个小男孩。一听他们谈话，很高兴地发现他们也是中国人。两个女人似是母女，而小男孩则是年轻女人的儿子。他们就在我们旁边的座位坐下，很快我们便攀谈起

来，原来他们是从上海来的。年轻女人和她的丈夫都到德国多年，这次她回国特意把母亲和儿子都带到德国来，准备让儿子在德国上小学。现在他们乘这趟车到马德堡去。年轻女人说，现在侨居德国的中国人特多，一般都是先来学习，毕业后就设法找个工作。

听她那么说，我不免有些感慨！德国工资高，这就是吸引人的地方，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把这些外流的人才吸引回去呢？

车到墨海姆就可以看到莱茵河谷，看到潺潺流动的不算宽阔的莱茵河。列车沿着莱茵河东岸向南驰行，河谷东边连绵不绝的山峦，那就是德国南部有名的黑森林山。

告别上海女人和她的孩子、母亲，我们回到自己的车厢。太阳这才向莱茵河西岸的山顶落去，并在天际烧红了一片晚霞。车已过马德堡，前面的一站就是终点站弗赖堡了。

弗赖堡是德国西南部的一座小城，只有十八万人口，其中仅弗赖堡大学的学生就有六万人。差不多全城人都直接或间接为这所大学服务。故它实际上是一座大学城。小城的火车站台是露天的，但很干净，花坛上还种着彩色缤纷的花。我们下车后，韦莎婷立即从站台上找到行李车，装好行李就向车站大楼推去。

车站大楼实际上是座不大的建筑，但华丽而精致。大厅里中央摆着供旅客休息的沙发，四周有邮局、食品店、书报摊和卖旅游纪念品的商肆，穹顶上挂着枝形的吊灯。韦莎婷在大厅里打了一会儿电话，完了告诉我说，很不凑巧，弗莱堡正在举行一个多国的商品展览会，所以市区的旅馆全客满，因此我们只好住到郊区的旅舍去。她当即雇了辆出租车，我们装好行李就出发了。

这时太阳已落山。晚霞也消失在苍茫的暮霭中。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我们的车沿着城市的街道向郊区驰去。因是傍晚，又

是去郊区的路，车辆行人都很少，一路显得特别宁静。大约走了近一个小时，才在一个小镇的路边停下来。这是一栋两层楼，原来今晚我们要住的旅馆就在这里。奇怪的是，旅馆的门却在后院。等我们提着行李箱找到后院，摁了门铃，旅舍的女主人才迎了出来。旅舍的门厅和柜台都很小。女主人让我们填写了住宿单，就交给我们一把大门的钥匙和一把各自房间的钥匙，把我们领到楼上的房间去，又给我们指了指男女卫生间的位置，然后自己就走了。顿时整座旅舍静悄悄的，只剩下我们三位新来的房客。

我和张韧住一个大间，韦莎婷住一个小间。

“对不起。”韦莎婷满脸歉意地对我们说：“这旅馆不算好，而且今天晚上也没有晚餐吃了，旅馆只供应早餐。”

“没关系，没关系。”我说，虽然我有些不高兴，但看到韦莎婷那诚恳抱歉的样子，又觉得应该反过来安慰她，毕竟人家一路上跑前跑后，已经是很辛苦的了。

没晚餐吃，大家不一样饿肚子吗？幸亏张韧有个好老婆，似乎有先见之明，居然在他的行李中塞进许多食品。所以张韧胸有成竹地邀请韦莎婷跟我们一起共进晚餐。韦莎婷也就爽快地答应了。大家相约各自先回房洗个热水澡，然后来一起吃晚饭。

洗完澡，张韧像变魔术似的，从行囊中拿出面包、肉肠、北京点心，甚至还有熬稀粥用的大米。他那夫人真可谓想得异常周到。于是我们立即准备起这个小小的“晚宴”，除了我们从国内带来的电插头跟德国的插座不配套而无法烧稀饭外，可以说也摆得琳琅满桌。我们的房间有两个窗户，一个临街，一个朝南的临着院子，窗外不远处可以看到一座教堂的高高的尖塔。此刻北京时间已是凌晨一时，而弗赖堡时间大约还是下午七时。从北京出发，我是凌晨四时半起床，六点赶到飞机场，一天下来，差不

多已经二十多个小时没休息了，可以说又困又饿。见到满桌食品，我是食欲大兴！

当我们准备就绪，韦莎婷也洗完澡来了。她换了件白色的连衣裙，显得容光焕发。她先代表德国学术联合会把我们这次访问的全部日程表和费用、旅途票据一起交给我们。于是我们围着临南窗的圆桌坐下，用起餐来。大家边吃边交谈。韦莎婷给我们介绍说，此行我们将在弗赖堡及其附近地区访问一个星期。除了重点访问弗赖堡大学，还要访问莱茵河岸的一座小城以及黑森林风景区。我们问她在北京大学学习时都到过中国的什么地方？她说，因为她学的是考古，所以到过的地方很多，新疆、陕西、河南和东北地区，她都去过。她坦率承认自己汉语学得不是很好，所以她带了一部厚厚的德华字典，以便不时查对。由于我和张韧都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按中国的习规，我们就是她的学长，她就是我们的师妹。所以大家便显得亲近了许多。

用过晚餐，韦莎婷向我们道了晚安，就告辞了。我推开窗户，看看这小镇的街道，寂静得一个人影也没有，只见街道两边停满了小汽车，偶尔有一两辆汽车驶过，也从不鸣喇叭。湛蓝的夜空闪耀着繁星，我顿时有一种身在异国的落寞感。但我也不能不感叹现代交通的发达。朝发北京，夕至法、德边界的小城，一日间行程万里，世界真正成了地球村了啊！

1991年6月1日

早晨起来，按照韦莎婷告知的活动时刻表，准七时我们到楼下的餐厅去用早餐。韦莎婷已经坐在餐桌那里等着我们了。正是德国人的一种精确！

餐厅里就餐的客人总共有十多个，说明昨晚这旅舍住宿的客人并不少。这使我颇为惊讶：何以昨晚旅舍是如此安静呢？住

旅馆而各自保持绝对的安静，也许这也是异于中国的一种西方文明吧。

早餐是自助餐，餐台上摆着各种面包、果酱、牛奶、蜂蜜、鸡蛋、奶油，还有巧克力，各人随意自取。餐厅不大，但布置得相当优雅、洁净。服务员就是旅舍女主人和她的丈夫。他们笑容可掬，看到每个客人走进餐厅，都迎着先道个早安。我明白，这原来是所夫妇开的家庭旅舍。按照德国的规矩，所有旅馆都免费供应早餐。或者说，住宿费里就包括了早餐费。

早餐后，我们立即出发去弗赖堡市区。韦莎婷建议我们买张公共汽车的周票，这样可以节省开支。在小镇的路边等了一两分钟，公共汽车就开来了。跟我们一起上车的有一大群小学生模样的男孩和女孩，金发碧眼，个个都长得很好看很可爱。这些孩子发现我和张韧是黄皮肤、黑头发，显然非常惊奇，纷纷盯着我们，而且吱吱喳喳议论着，使我们立即感到自己在他们面前是十足的“老外”。

从这小镇到弗赖堡，沿途房舍络绎不绝。一般都是三四层的楼房，也有一两层的别墅式小楼房。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每个窗口都摆着几盆鲜花；房屋周围总有修剪得很好的绿色草地和绿色树木。这种居住环境就不单表现生活的富裕，也表现出一种民族的文化素质。

公共汽车的终点站就在市中心。下车后，韦莎婷说，弗赖堡大学要等十点钟才能去访问。她先领我们去电器商店购买能跟德国的插座配对的电插头。店主人对我们异常热情殷勤，听说我们要买电插头，立即拿出各种各样的电插头来，供我们选择。不过，一个电插头居然要卖二马克，折合人民币等于七元，差不多比中国的同样产品贵十倍。由于店主人那种热诚的服务态度，我们不好意思不买下来。

弗赖堡的繁华街道并不长，也许只有五百米。街上车辆很少，公共交通是马路当中的有轨电车。而街上行人却很多。男男女女都步行着，扶老携幼，悠闲地逛着商店。街两旁的建筑最高也就五层，但都装饰得很华丽、讲究，色彩缤纷，有的还涂成金色，加上绿色的玻璃窗，真显得金碧辉煌。商店的橱窗、柜台也都装饰得很现代化，美观而大方。马路是用打磨得十分整齐的石块镶嵌的，路旁石砌的小水沟里奔跳着洁净的潺潺流水，这在其他城市也是很少见的。我们随着人流，从西向东漫着步，并随意看看各种商品的价格。我这才发现按人民币与马克的比价，几乎所有得商品都比中国贵好几倍，纺织品和各种日用品都如此。一件在广州卖五元人民币的T恤衫，在这里竟卖十五马克。许多商品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从中国来的。

这条街道的东头耸立着一座双拱城门，门上层建着双尖塔的钟楼。韦莎婷介绍说，这是中世纪留下来的古建筑，虽是砖砌的，但也装饰得色彩鲜明凝重，十分典雅、庄严。穿过城门，城外虽也有商店，但比城里寥落多了，行人顿见稀少。

在街边，我们碰见七八个年轻小伙子，把头发剃了，只在正顶留着齐刷刷的一行直到后脑勺，还染成红绿的颜色。他们一律黑色的牛仔衣裤，脚登荧亮的黑皮靴。旁边停着几辆摩托。这种奇装异服立即引起我们好奇地驻足观望。

但韦莎婷示意我们赶快离开。她小声说，这是年轻人的团伙，好打架闹事，常成群结队驾着摩托乱蹿，警察见到他们都害怕，可千万别惹他们。我曾听说过西方有过“嬉皮士”这样的团伙，披头散发，颓废得很，而现在见到的显然又是新一茬了。

离开那些人一段路，韦莎婷又说：这些人被叫做“庞克族”，他们还不是政治性的。德国现在新一代年轻人有种观点，认为爷爷的一辈是好样儿的，父亲的一辈是软蛋，他们现在就要

学爷爷一辈，所以就出现了一批“新纳粹分子”。她说，到别的城市，你们会看到的。从韦莎婷的语气，看得出她不仅对我们友好，而且不赞成那些“新纳粹分子”的观点。

看看手表，已近十点。韦莎婷说，现在可以去弗赖堡大学了。

原来弗赖堡大学就在市区，从大街拐进一条胡同，走几步就到了。大学的校园与市区的界线几乎分不清楚。有一条走公共汽车的马路就穿过校园中间。可见学校实在很大。这所大学也算是德国的古老大学之一，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今天我们去访问的是东亚系，也叫东亚研究所。走进校区，立即可以看到大群大群男女学生夹着书包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东亚系在二楼，我们到达时，系主任金克尔教授已在办公室等候我们。随即他介绍自己的同事、他的博士研究生罗拉和教汉语的讲师简先生跟我们见面。金教授约有五十多岁，汉语讲得很不流利。他说自己是研究明史的，还研究过唐五代王建的诗词。罗拉女士自称曾到上海复旦大学学习过三年，汉语也还讲得可以，看样子年岁不到三十。简先生则是从台湾来的中国人，汉语自然讲得好，德语也非常流利和地道。所以我们交谈便自然而然由简先生取代韦莎婷当翻译了。

金教授向我们介绍了东亚系的规模，讲了自己的研究工作，然后就领我们去参观系图书馆。馆里的汉文图书还算丰富，虽然赶不上日本大学的图书馆，但在欧洲已经很可观了。之后他又让简先生陪我们去参观语言教室，约定中午一起共进午餐。

语言教室在楼下，设备自然比较先进，看到不少学生都戴着耳机在练习发音。简先生介绍说，东亚系除了学汉语的外，还有学日语、越南语、印度尼西亚语的。近年由于德国要加强对华贸易，所以学汉语的人比过去多了。